梁訥齋集 二
共三

訥齋集卷之三

南原 梁誠之 著

奏議

軍政十策

嚴軍法 恤軍户 審軍情 實軍額 簡軍令 定軍制 整軍器 備軍門 護軍丁 閱軍士

○甲申七月二十四日以同知中樞院事上

臣竊觀東國歷代之事隋唐大敗於高句麗沙寇亦敗於前朝姜邯贊之禦契丹丹兵三十萬匹馬無還尹瓘之逐女真拓地千里創築九城載之於史昭然可考方今 聖上御極相臣運

籌習陳觀射講武諭將無一日不修武備兵要兵書兵法兵政無一人不知兵事以萬里之大國制蕞爾之小醜邊將行師不甚如意臣常憤激詳考古今用兵之道敢以嚴軍法恤軍户審軍情實軍額簡軍令五事為先而以定軍制整軍器備軍門護軍丁閱軍士為次仰塵睿覽伏惟垂察

一嚴軍法蓋生者所同欲也死者所同惡也若進則死退則生則孰肯進而死孰不肯退而生哉但退則必死而辱進則或生而雖死亦榮然

後可以得人之死力而致人於不死之地矣昔有先斬數百人以立威者又有欲以蝪立威者非不愛數百人也若不殺之則十萬之衆死矣非不愛蝪也不如是則國家之事敗矣劉裕之拒魏師斷矟數尺以槌槌之輒洞貫三四人韓世忠之禦金人令軍士以長斧上揕人胷下斫馬足此即使之進一步則進退一步則退進退一聽於將至死爲心者也近日富寧之不救主將義州之援兵不進林得楨之師夜讋迎護送之軍自潰豈不以進則死退則生爲心哉然進

則或生退則死者反為多矣為今之計須大變此風然後可以長吾士卒之氣而敵人之氣漸以奪而可以言戰矣今後戰而退者不救主將者並依軍法施行則可以威及於隣敵而邊方不至於多事矣

一恤軍戶蓋內地之民不識邊警文班子弟爲知軍務所謂邊民與武士平時則被堅執銳勤勞宿衛有急則親冒鋒刃以身殉國萬一有見危授命者其為哀愍可勝言哉臣聞新羅之俗戰酣則一人突入敵陳斬殺之以增士氣以此

取勝此無他羅人之待戰亡之家追贈極品父母妻子廩養終身近日死事之人雖非盡善別無特恤之典其例賜賻米亦且請囑於人間關以受如此何以長士卒冒白刃之心哉乞特留
宸念厚恤其家賜爵蔭子極其哀榮

一審軍情臣平日觀三國史記東人與漢人戰則十戰而七勝與倭人戰則十戰而三勝與野人戰則十戰而五勝野人有弧矢之利而亦我國之長技也近日兩界邊將戰多失利此非彼強而然也亦非彼大而然也三軍之事以氣為

主始戰會寧之日戰士不力以致未能大捷自是士氣日弛彼氣日張馴致甲山義州之戰是可恨已欲救此弊莫若嚴軍法也須方戰之時嚴軍法以得士卒之死力既戰之後恤死事之臣以收後日士卒之死心可也

一實軍額盖兵貴乎精不在乎多今國家戶口之多倍於前昔然分定軍額之時奸吏以壯者為奉足弱者為戶首以實者為病病者為實無馬者為騎有馬者為步假如一戶以他人為奉足而子枝為他人奉足或以東村人為西村人

奉足西村人為東村人奉足如此弄文諸道皆然戶數雖倍於古而精强似未及焉大抵人情富實則氣為之成可以教之勇敢可以使之死生貧弱之卒威之益弱賞之無益矣然欲救此弊變弱為强其策不過如尹鐸損其戶數周世宗大簡諸軍而已故弱兵十萬合為五萬則可以用而仍舊十萬則不可用也今後有奴婢人士外十五以上六十以下以三丁為一戶騎兵如甲士別侍衛三戶為一兵正兵鎭軍二戶為一兵步兵如船軍亦以二戶為一兵其他煙戶

主始戰會寧之日戰士不力以致未能大捷自是士氣日弛彼氣日張馴致甲山義州之戰是可恨已欲救此弊莫若嚴軍法也須方戰之時嚴軍法以得士卒之死力旣戰之後恤死事之臣以收後日士卒之死心可也

一實軍額蓋兵貴乎精不在乎多今國家戶口之多倍於前昔然分定軍額之時奸吏以壯者爲奉足弱者爲戶首以實者爲病病者爲實無馬者爲騎有馬者爲步假如一戶以他人爲奉足而子枝爲他人奉足或以東村人爲西村人

奉足西村人爲東村人奉足如此弄文諸道皆
然戶數雖倍於古而精强似未及焉大抵人情
富實則氣爲之成可以敎之勇敢可以使之死
生貧弱之卒威之益弱賞之無益矣然欲救此
弊變弱爲强其策不過如尹鐸損其戶數周世
宗大簡諸軍而已故弱兵十萬合爲五萬則可
以用而仍舊十萬則不可用也今後有奴婢人
士外十五以上六十以下以三丁爲一戶騎兵
如甲士別侍衛三戶爲一兵正兵鎭軍二戶爲
一兵步兵如船軍亦以二戶爲一兵其他煙戶

雜色以一戶爲一兵不以弱者爲丁不以子枝
分屬隣保勿分疾病勿計雖軍數似減而皆精
兵也戶籍旣無漏丁有事之時則皆可抄爲兵
也迭爲休息也可以補有故也又掌其輜重也
以之守山城以之爲屯田無所不可其厚兵之
利爲如何哉臣常欲無一丁以國民而漏籍無
一兵以單丁而立役以此意也大抵軍行以騎
兵爲重而今騎兵馬多駑弱萬一有疆域之事
則雖數三日之間連什於道似不能全軍赴敵
矣與其率疲困之騎而爲敵人所乘孰若選壯

士爲步卒出入原隰動輒有功之爲愈也然今若中外騎步皆試其才仍定其額反覆考閱有才力者爲户首有貲產者爲奉足損之又損使其壯弱相濟貧富相資如是則可使以精兵騎健馬以一當百所向無前平時則精兵十萬以之威敵國有事則百萬之衆皆可隨時而辦矣一簡軍令盖五衛結陳目不能盡視故設旗麾以指揮之萬人成列耳不能盡聽故設錚鼓以進退之然東方之俗視聽不全聽令不一習陳之日大將求衛將衛將求部將部將遍到統將

然後為可今內禁衛與兼司僕大槩相同可以相維乞今兼司僕定為五十人又內禁衛三百人內擇五十人使兼軍器仍監軍器之事以之量率本監丘史內禁衛於前所入直兼軍器於紫門監入直兼司僕於慶會樓近處入直以之兼軍器則直大內東南隅之外兼司僕則直大內西北隅之內內禁衛則直大內之南又居兩軍之中間東西相關內外相備緩急可倚實萬世之慮也且本朝軍士親兵曰內禁衛兼司僕衛兵曰甲士別侍衛勳衛曰忠義忠贊衛宿衛

曰奉忠拱宸衛番上騎兵曰正兵平虜衛步軍曰破敵衛工役軍曰防牌使令軍曰攝六十控鶴軍曰近仗奴軍曰壯勇隊軍器監曰别軍義禁府曰都府外鎭守軍曰鎭軍船軍守城軍煙户雜色軍此内外騎步之額也大抵立法雖不能傳之萬世須期持守於十年今軍士定額與分番番上朔數一年屢更莫適所從似爲不可且邊鎭防戍士兵爲大今兩界甲士四千二百四十六分十一番乞加定七百五十四爲五千分十番其祿科以步兵月俸移給之且正兵全

用騎士而步正兵移屬船軍京正兵則他餘軍
士別無京外之稱所謂京正兵者亦罷之分屬
于甲士防牌且奉忠衛二十九統亦依拱宸衛
數加一統為三十統且別軍分七番未滿百數
乞每番定一百分為八番至於騎船鎮軍守城
軍亦皆定額以整軍旅且臣聞天寶之末市井
子弟竄名兵伍雇人代立臨危授兵兵皆白徒
宋之刺面良以此也今防牌六十率多代立以
祿俸授之甚為未便乞今後同居子壻父兄子
弟甥姪奉足人外代其役者代人役者與知情

官吏但以軍法施行
一整軍器臣到燕京一人云貴國多殺野人誠爲快事貴國有片箭之利野人何敢與貴國敵乎一人云小箭中國亦用之如此言者非一片箭固本國之長技不可不用意講習也乞南道三浦北方沿邊州鎭外片箭之射益加肄習以利軍陳火砲之制自新羅而始至高麗而備及本朝而盡善可謂軍國之利器也庚寅鎭浦之戰癸丑北伐之時大得其用奈何近年未有以火砲制敵兵者誠可恨也乞今特遣監鍊官常

加教習以威敵人且攻守之具不可臨時爲之
東方號善守城隋唐舉天下之力而攻之不能
克也前朝顯宗以二十四般兵器置之邊城至
蒙兵之來備禦稍有可觀而守城之具世無所
傳攻城之事又全無聞臣於前日春秋館幸得
聖製攻守圖以進此誠軍國重寶也乞命一二
臣僚全委講究其不可曉者入中原不煩訪問
臣於奉使之時又問弩矢之制於人答云弩矢
今不興用但置煙臺之上或用以捉虎仍略言
張設之法今後攻守機械使入朝之人留心聞

見以備萬世且野人每伏騎兵方戰大呼衝突於是陳爲之動臣觀吳璘疊陳法每戰以長槍居前我 太祖征倭之時亦以長槍結陳乞令置陳以彭排居前次長槍次銃筒使賊騎不得馳突

一備軍門盖狄踰嶺以北三百里間高山大川土地沃饒議者雖或以爲言未可輕棄者也然欲守之則勢甚孤單賊兵一邊直衝滿浦縻縶於此一邊自竹田峴而入或自虛空橋而入徑圖江界則大嶺迤北烽火不屬聲援且絕甚危

道也須於立石等處特設一鎭堅築城子以宿土兵然後可以通大嶺之路而江界不至於岌岌矣臣觀義州國之西門接待華人初面之地也而城跨山脊民家官舍如指諸掌至爲未便乞於鴨江東岸高築長堤遍植柳樹以遮城基以壯形勢

一護軍丁臣竊惟平安道境連遼瀋撫綏之方不可不慮前朝之時歲一巡狩仍賜租稅賜爵設以施恩威每科會試例取本道鄕試一人固有意也今沿邊防戍之勞不必更論赴京使臣

前後相望例賜乾糧外路上私贈或至數十石
食物倍之此非神運鬼輸皆迎護送軍騎載持
馬受之如此一二人一年或再三行夏雨冬雪頭
畜斃盡宰馬之骨連棄於路或有傭人代父兄
而行者以之破産以之逃入遼蓋者不知幾千
萬人臣見遼東誌東寧衛所屬高麗人洪武年
間三萬餘人及永樂時漫散軍亦四萬餘人今
遼東戶口東寧衛居十之三而自遼陽東至開
州南至海蓋諸州聚落相屬此誠國家岌岌軫
慮者也乞今後正朝聖節等使外謝恩奏聞諸

使可停者停之不得已者順帶而行至於進鷹不別差人亦就付正朝謝恩等使其乾糧例賜外痛禁路上私贈又蔘布笠帽扇子乾魚外他物一禁以蘇一方民力且每年迎護送騎載持千秋聖節全羅忠清道平虜衛正兵取自募為之正朝之行慶尚道為之無時謝賀奏聞等使迎護送則本道為之騎載持則黃海道為之於是下三道之人一行授散官職一資平安黃海道再行者亦授一資且平安道軍士有才力而無騎馬者以本道牧場馬抄給之且謹勤戍守

而寒無衣者依前朝征袍都監例以下三道監
司營所儲布帛量給之且全除本道可除貢物
專以征戍之事責之而其三度戍禦無愆違者
例授散官之職以慰一方之心以休一方之力
且臣於乙亥年間出使平安道見江界府粮儲
甚少問之州官答云州人每載米穀踰嶺至安
州三縣等處換塩以食若以安州等官國庫塩
載船置水上寧邊地面使江界人受塩於此而
納穀於官則自然農牛戰馬不至疲弊而粮儲
足矣臣其時獻策事竟不行臣又於庚辰年奉

使入朝道經安州問鹽之有無答云官鹽數百石處處陳積以此推之他郡皆然臣又念方今西事未已非徒江界蓄積所當講究江邊軍士羸粮之弊皆須措置東路則於所陳寧邊水上置鹽倉使江界渭原理山之人納穀本官而受鹽於此西路則於青山山城置倉使昌城碧潼朔州之人納穀本官而受鹽於此以所得米穀儲之州倉南道戍卒例給半粮以救流亡之弊以固防禦之事

一閱軍士盖京中習陣一月兩行誠為良法但

外方小縣之兵或不滿十數不能成軍而名為
習陣每月再徵徒為胥吏侵漁之資乞今後每
歲春秋兩仲各聚主鎮留三日習陣及至十月
分遣儒臣就閱于主鎮以行賞罰且遠道軍士
每年大閱不無往来之弊又諸道甲士一時俱
集都下亦非京外萬世之長慮也乞今後兩界
稱前衛京畿江原黃海道稱中衛慶尚道稱左
衛忠清道稱右衛全羅道稱後衛而兩界及慶
尚下道外近道京畿江原黃海道除番上每年
秋等来閱遠道忠清全羅慶尚上道每三年秋

節来閱巡㚂時則親閱其處且外方習陳數萬軍具衣甲而行實非遠圖甲冑則監司行部時親點監封次度行時開庫以給如是則無借點之弊但弓劍馬匹每當習陳依式點考守令將帥亦皆論罰為便臣到遼東觀教閱鼓譟大呼聲振原野近日習陳鼓譟甚為啾唧乞令改之以嚴軍聲且陸戰則已矣水戰之事全不講究亦甚不可乞今作水戰陳法及時頒之每月兩度萬戶習戰春秋兩仲處置使習戰至十月亦遣使習戰而無来閱之法巡㚂時則但臨海觀

閔韋甚

勸農四事 堤堰海澤防川塞浦刷遊手禁殺牛備糧種○乙酉六月初一日以知中樞院事上

臣竊惟人君之職莫大於養民養民之政莫重於務農然務農之本在盡其地力而已乞命諸道守令率郡中品官勸農官等親審境内堤堰海澤防川塞浦舊基可修新基可築處具報觀察使分遣大臣一一更審限三年每於農隙小則守令率勸農官役境内之民大則觀察使定差使員役隣邑之民修築其有能修築者勸農

官差授散官職守令量加資級其中不用心勸農官身充水軍守令即行罷黜以至觀察使亦行賞罰如是則地力無不盡而天灾亦不能為之害矣雖有提堰耕之者小則與空地何以異哉今京中遊手之徒甚多乞大小朝官公私時役賤隷諸色工匠人外無役閒人盡行推刷並勒還本農時則使之緣南畝暇日則習戰事如是則人力無不盡而地利亦無遺矣雖有農夫苟無牛具則固不能以代耕矣近年外方牛畜屠殺倍古京中市裏一日買牛不下數十皆用

屠宰如殺雞然以邀厚利自今限風俗歸正姑
依軍法施行凡宰牛人勿問盜殺買殺不分首
從俱即處絞告者以財産給賞自願受職者超
三資其容止窩主家舍沒官兩班則永不叙用
常人則全家入居三切隣及知情賣牛知情食
肉者各杖一百京中管領外方勸農不檢擧告
官者亦杖一百全家入居如是然後庶幾宰殺
之風一變而農牛不至於大減矣雖有農牛苟
無粮種則何以播百穀而耕且耘哉近年義倉
逋欠所儲日減加以守令不即申聞發倉播種

失時耕耘未力農民失業多因於此乞令中外義倉百戶之縣儲千石千戶之郡儲萬石其不足郡縣多方布置或使煙戶計口納租此非國家歛於民而用於公也不過為愚民置之外府而撙節以給之也其守令不預先申聞或遏而不給者令民告觀察使隨即罷黜不勝幸甚臣聞有志者事竟成今我 殿下居代天之位操馭下之權既每以養民之事特留宸慮雖挾山超海之功猶足為之况裁成輔相以佚道使民之事乎但願 殿下擇其人而用之任其事者

亦體殿下盛意盡心力而為之而已伏惟睿
鑒垂察

軍國便宜十事 議巡將遣宗親于六邑置直隷叙用兩界及濟州子弟三丁為保永吉留本院啓公事置倉豆毛浦用女樂又用雜伎代納徵價之法論良人及公私賤口藏匿之罪○乙酉十一月十五日以大司憲上

一軍國之事不可不深慮而遠圖之以為萬全計也今行巡軍士授一武將乘昏點閱實為未便乞今後巡將以文武二員並差義禁府上直郎官親受兵曹文案對巡將而點送之以其軍

目付巡將巡將受軍目而以為檢察

一臣聞唐玄宗之時宗室不出閤宋有大宗正寺南宋有西南二外宗正以處宗室今或做此意慶州全州平壤永興開城府影殿咸興本宮各遣秩卑屬疎宗室二人三年一遞以奉香火並官給十戶以贍之是亦維城之義磐石之宗也

一臣觀 大明官制南直隸鎮江等十四府十五州北直隸順天等八府十八州俱不隸布政司此 高皇帝深慮也本朝八道慶尚道安東

晉州全羅道南原光州忠清道公州洪州京畿
坡州水原江原道春川襄陽黃海道延安平山
咸吉道永興北青慶源平安道義州定州成川
等郡直隷漢城府其文移等事皆仍其舊但褒
貶殿最令吏曹主之
一平安道咸吉道境連他國防禦勤苦其撫綏
之方不可不慮平安道平壤子弟一人用之東
班江邊六郡子弟用之司僕寧邊安州義州麟
山龜城定州成川子弟用之西班咸吉道咸興
子弟用之東班六鎭三水甲山子弟用之司僕

鏡城吉州端川北青永興子弟用之西班以之濟州子弟四人旌義大静子弟各二亦用西班東班則三年司僕及西班則一年而遞以為萬世之慮也

一臣觀歷代之制民口三十萬則户一十萬户一十萬則兵三四萬例以三丁為一户三户養一兵今以二丁為一保保即户也以之供賦役以之出軍丁須每保富實然後或分或合無所不利是故以二丁為一保則保將單弱雖率三保無益也以三丁為一保則保保皆富實只率二

保亦可也乞以三丁為一保步兵之輕者與衙
前工匠煙户雜色自為一保此三人為一兵也
步兵之重者與騎兵之輕者得率一保此六人
為一兵也騎兵之重者方率二保此九人為一
兵也於是有才而富者以貧而無才者為助丁
有才而貧者以富而無才者為助丁如是則兵
皆精騎而有才者為正軍矣貧富俱得所而民
亦從而安矣

一承旨六人分掌出納其為任至重今或因常
參或因觀射六人盡入御前其入啓之事親稟

上旨至爲精密但一日萬機六曺諸司公事欲
因政院入啓而未能者頗多乞每當參觀射之
日承旨五人入受睿旨其一人留本院受諸司
公事隨即入啓

一軍資不可不儲峙也而亦不可蓄之於一處
須內外俱足東西皆備然後可也乞於豆毛浦
洞內創設大倉仍以上流漕運入貯其下流漕
運亦至西江移載小船達于漢江如是則軍國
之所需者不在於一處而緩急可以相濟矣

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禮樂因時損益不

可執一而爲之也臣觀禮曹宴倭野人之時用
男樂歌舞衣冠不堪掛目是不可使聞於隣國
也今中國宴蕃使用雜技本朝之宴　大明使
亦用女樂乞自今宴東北使除舞童改用女樂
其宴西朝使則又擇本國雜技之可觀者兼用
之

一立法非難法立而令行禁止澤及於民爲難
近日特禁私行犯之者議重典臣聞此法之立
有治裝而停行者有於座亡命者有賓旅斂迹
於村落者有守令散遣其家累者今日以後生

民之害十去其三守令之弊十去其五豈不大有益於國家哉此無他法不可不重法重則難犯故也然生民之害守令之弊猶有未盡去者近年徵代納之價者或陵轢守令或恣行賂誘侵漁百姓無所不至乞令後貢物之民不能自納者從其願轉報戶曹令富商納稅而代納其代納文案一件送監司一件給納者於是守令一依大典斂之於民而納者持文憑入受州倉如是則不得侵擾生民不得唐突守令而守令之弊十去其七生民之害十去其五矣

一立法非難法立而發姦摘伏利歸於國為難近日壓良為賤者杖一百全家入居以犯人奴婢三口給告人充賞此法之立中外震肅皆稱良法為之者必自退不為者必自幸法既如是其快也乞更加立法自今良人漏一丁者杖一百全家入居公私奴婢匿一口而現露者勿論會赦並杖一百全家入居良民盡出則軍額足公賤出而官府足私賤出而士大夫足如是則不必刷齊民實塞而邊郡足矣

軍國便宜十事 議防納之罪 請禁告許 議停職田 請奏罷開

州等處建衛兩界監司兵使勿率眷赴任通婚野人兵皆試才三丁為保咸興進北宗親賜鄉功臣賜平安道州郡食邑○丙戌十一月初二日以大司憲上

臣竊惟天生烝民立之司牧衣食斯民使不至於飢寒設兵刑以禁其為非明禮義以勸其為善帝王之職不過如斯而已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既富又教之既富則足食矣既庶則足兵矣教之信之則厚風俗定名分之謂也臣以三者反復陳之

一民惟邦本食為民天臣觀農民火耕水耘勤

皆莫甚而土地肥瘠之不同天時水旱之不齊終歲勤動所得無幾國家租稅尚未能充而富商大賈托為防納取之萬端其將何以仰事俯育哉近日問弊之使犯法之吏居其太半其為害可知也其代納之物最為民害者曰紙筵曰油蜜曰白楮曰正鐵曰竹木曰貢布曰貢炭曰燒木吐木不等方木曰豹皮曰船隻以至青草生於處處而民不肯自納田稅國家大貢而間或有代納者代納之害至此極矣今 聖主在上勵精圖治而尚有如此之事若因循不講至

于後日一有聚歛之臣則民窮於下而上不之聞其爲害可勝言哉此養民重事取民大節宗社大計也伏望　殿下特留宸念謀及大臣快斷更張先取貢案一一講究水陸所產各就所有之郡定之其不緊之物爲之減省某物官自備納某物民自備納其不得已不能備納者以爲詳定令諸邑量出布貨輸之該司令其司貿易以用如紙芚油蜜白楮民可自納豹皮則官須備納竹木則以海船運貢布則以江船運正鐵黃海諸郡納之船隻炭燒木吐木不等方

木水上山郡為之草則以處處所有而納之米
則以民間所有不雜沙石者納之於是京中諸
司留難不時捧納者官吏庫子並加重典守令
之勒令代納者朝官之私自代納者各杖一百
身充水軍永不叙用與利人及色吏比強盜律
置之大辟籍沒財產給賞告者
一科田所以養士大夫者也臣聞立法將置職
田然朝士既食其祿又食職田而致仕之臣與
夫公卿大夫之子孫將不食一結田似乖所謂
世祿之意也我東方土瘠民貧士農各異若不

食祿食租則與齊民無異矣與齊民無異則國無世臣矣此不可不慮者也

一人主臨公卿大夫公卿大夫臨士庶人上以臨下下以承上非名分素定風俗已成不可以禦其智而制其力也今中外有司各總詞訟而又設擊鼓之法以伸寃抑遣問弊之使以糾貪虐可謂宣上德而達下情矣但抽栍多自已煩瑣之事投匭開後日誣搆之漸以至麾旗於闕北哭泣於宮側亦違太平氣像所謂風俗者積之百年而乃成毀之一朝而有餘伏望殿下

特慮後弊其麾旗哭泣者置之重典以革陵上之風以杜告訐之俗臣竊惟國家大業必始祖有大功於一國列聖施大德於斯民制法度而立紀綱明教化而一風俗於是臣僚盡心力而夾輔之君上納謀謨而維持之然後國家大業可萬世永享矣伏惟 殿下特留聖慮 宗社幸甚

一中朝將建衛于開州等處此國家門庭之患也平安之民非徒困於防戍亦甚困於入朝迎送之行太半流亡入於東八站及海蓋諸州一

則土兵盡耗一則彼知我虛實因以知我要害非細故也雖後日為我之利亦安知後日為我之害為今之計正朝聖節外謝賀奏聞進鷹等使比前日減三分之一合而遣之或就付正朝聖節等使更減乾粮之數益嚴貿易之禁如是則迎送之弊庶可息矣又安州以北貢物他道所無貂鼠皮人蔘外一切永除其洮蕃還本人趂三資授職限五年復户於是江邊渭原之民合于滿浦移理山于立石移碧潼于城干各置一邑以通江界之路以昌城合于朔州定寧亦

置僉使只留土兵不使南民入戍如此則江界朔州義州三鎭之勢壯而理山碧潼本居山後與閭延茂昌一體其在疆域之中如古也狄人固不得以窺覘亦不得以入侵矣防戍之弊豈不省哉

一昔曹魏以鍾會伐蜀掾屬邵悌言於司馬昭曰會無任不若使他人行也其後會反伏辜果如悌言平安道地連他國咸吉道道路遼遠事多有可慮者考之前朝史可知也在今日則萬萬無此慮矣為後日計不可不自今日而為之

也今後兩界監司兵使勿令率妻子赴任至於咸興安州以北守令亦勿率眷以行一以除斯民之弊一以為萬世之慮

一國家東南之敵對馬島為近他日有不靜之事則不必大舉遠征不必入險爭利但以輕舟數百乘風直指其處以火砲盡焚其舟楫則舟不藏之於山皆浮于海不過數次島中之倭可使之餓而死也至於野人平安無事則虜我民畜與師入征則騎山遠遁禦之平之得策甚難漢唐之待此類多通婚媾前此野人之投化者

例給賤口之嫁良夫所生非所以柔遠人一隣
國之意也我國雖禮樂文物侔擬中國而亦在
東海之外豈可以此而賤待北人乎今後野人
之投化者以族屬強弱分為三等一等於無門
蔭士大夫家二等於雜職士大夫家三等於平
民家通婚其行城城底及三東良等處野人或
於附近土着軍户如此分等通婚
一大抵兵貴精不貴多我國人民無慮一百萬
户其中控弦二十萬精兵一十萬勇士三萬如
内禁衛兼司僕射帿試二百步甲士別侍衛試

一百五十步破敵軍隊卒正兵騎船軍試一百
步以至雜色騎步並試百步於是以試才者主
户無才者為挾户定其額數易以美號于以分
幾番于以定留朔禁其代立隨闕充補使百世
不易此則無一兵不試才者也
一軍政國家重事也臣常欲無一丁以國民而
漏籍無一人以單丁而立户今軍籍以二丁為
一保以四保為一騎兵然以三丁為一保則一
人為户主治兵一人為率丁治農一人為餘丁
轉移執事一户實矣二丁為一保則一人為户

主治兵一人為率丁治農而無餘丁戶不實矣
以四弱戶養一騎兵不若以三富戶養一兵也
況有事則既皆附籍皆可抄而為兵矣平時則
損其戶數以養民力不亦可乎且作保所以編
戶口也則不並計田地之數而只計人丁之數
可也且差役之時欲其均也則專計田地之數
而不並計人丁之數亦可也如煙戶雜色彭排
隊卒一保自為一兵船軍正兵二保為一兵甲
士別侍衛三保為一兵此非徒欲使兵家足也
民生日用不可以雙丁為一戶也

一咸吉道本　聖祖興運之地也　世宗朝始建五鎭以爲五大君賜鄕五鎭之人至今以爲美談今後亦倣此意咸興以北各郡以堂上官以上宗親分賜爲鄕各置奴子一戶以固根本之地

一平安道西隣　大明兩人皆入鎭本無土姓且近日勒令墾田人多憚行乞今親功臣及原從功臣二品以上分賜食邑如三公食邑平壤府一千戶正一品安州牧七百戶從一品成川府五百戶正二品嘉山郡三百戶從二品永柔

縣一百戶實不食租稅但歲時通剌仍各置奴子一戶州中之事同心布置使內外相維體統相制至于子孫亦襲其號

諸書撰輯時請並撰史記兵書地圖丙戌十一月初四日以大司憲上言

臣伏覩　主上殿下迺於聽政之暇留神文教以易學詩文韻書字體樂譜與夫天文風水醫藥卜筮農桑畜牧等事分命諸臣撰次以進臣以庸劣亦承嚴命不勝感激搏考典籍盡心編摩然臣竊意史記所以考前代之善惡為萬世

之勸戒最切治體與性理之書相為體用者也地理所以載州郡沿革山河阨塞蕭何以之先收圖籍東坡以之指掌作圖是誠大國之不可無者也至於兵法所以論征戰勝敗尤當撮要以訓將士者也乞諸家兵法史記地圖並令輯録以成一代之典仍使殿講之日或於清讌之暇以資治綱目續編綱目東國史略高麗史等書進講于以考前代成敗于以論當今治道不勝幸甚

書籍十事 兩朝實録印出 三朝實録小字印出 時政記移三史庫

藏東國書籍寫一件書冊
板本銃筒謄錄請禁還紙藏新
印書冊○丙戌十一月
十七日以大司憲上

一祖宗實錄一國萬世之史也 太祖太宗
恭靖王實錄皆書四件春秋館及外三史庫各
藏一件 世宗文宗兩朝實錄只書一件藏于
春秋館甚為未備然欲書之則事功難成幸今
新鑄小字乞命典校署印出三件藏外三庫
一本國書冊敬重如實錄緊關如軍案例以鐵
錫鎮其背或以綾段裝其衣非徒誨盜卒有緩
急不得以措其手然又不可不曲為之慮也須

一件重大以備小盜之偷須一件輕便以備倉
卒之變今 兩朝實録一件既已重大書藏今
以小字印出三件除鐵錫之飾綾段之衣而藏
之則大小之變無所不可而事功亦以易成矣
且 太祖太宗恭靖王實録亦一件小字印出
藏之
一時政記不可不急也若歲月差久則文籍散
失國家大典諸臣擬議泯沒無傳誠爲可慮乞
自壬申年五月至今丙戌年十一月議政府六
曹臺諫承政院文書聚于春秋館以藝文祿官

五人兼官五人二人爲一廳各受三年而編摩之仍令春秋館堂上考察以爲日課以成重事

一外三史庫藏書之處也皆寄置官舍甚不嚴密非徒火灾可慮且有他日外寇之慮乞遣官審視擇人煙相隔處移之或以全州史庫移于南原之智異山星州史庫移于善山之金烏山忠州史庫移于淸風之月岳山並依寺刹仍給位田又令近村民户守之是誠藏之名山之義也

一書籍之自中國來者雖或散逸猶復可求惟

本國文史茍一失之得之無由乞東國所撰之書一皆磨勘其件數不足者或印出或傳寫或購求以成十件弘文春秋館及外三史庫各藏二件又春秋館及外三史庫文武樓內不緊書冊並皆刷出分置藝文成均館典校署以革混雜難考之弊

一弘文館春秋館所藏如元史宋史等一件書冊一皆抄名以入直忠義忠贊衛及書房色諸司吏典就弘文春秋兩館謄寫或以本文分送于下三道令界首官監掌傳寫或於中外購求

以備三件藏之

一書冊板本京中則典校署掌之外方則別無所掌旣不知某書可印又不能撿舉而修補之甚爲不可乞令政院下書八道如某郡某某書板凡幾張又板之刓朽與否一一開寫仍以常楮各印一件上送其刓朽不用者外使守令載之解由以爲傳受使典校署以爲考察

一銃筒謄錄國家秘密文書也春秋館有一件文武樓有二十一件自弘文館入內一件軍器監有幾件萬一姦細偷之因以爲利則東南之

害不可勝言乞以諺字書寫內外史庫各藏三
件弘文館三件稱臣堅封承傳開閉軍器監一
件提調監封其漢字書寫者並皆燒毀以爲萬
世之慮
一東國文籍自檀君至本朝歷歷可考非他蕃
國遼金西夏之比也而近因還紙之利紙匠男
女或偷承政院日記或偷寺社經文於是嚴立
法制擬定徒邊或行大辟然猶未已本國文史
公私文卷將至無遺至可慮也然不立重法終
不能禁止也乞限風俗歸正其作還紙者依棄

毀制書律施行其窩主勿論會赦勿問貴賤杖一百全家徙邊以財産給告者市裏買賣者民家行用者官府行用吏典並杖一百身充水軍官貟亦杖一百永不叙用

一今典校署印出書冊内出於一時之事不必傳久者外例將十件弘文館藏二件春秋館外三庫典校署文武樓藝文成均館各藏一件

請重殺牛之禁（丁亥正月初四日以大司憲上）

臣竊惟天生萬民以食為命土養五穀以牛代耕故禮記稱無故不殺律文論宰殺有罪去年

以来外方農牛屠殺倍古京中市裏一日買牛不下數十皆用屠宰得利最厚以成風俗臣居南山之下目擊南山松木之事請以是反復比之南山之松自定都以後培養七十餘年無慮百萬餘株初則街童巷婦竊負枯枝枯葉而爨之中則因造大倉稱枯株而伐之終則近山之人無問貴賤白晝成羣馱載生株或有造家者爲非徒造家車載燔瓦之聲流聞國中以此伐之幾盡纔餘人家園中數千株而已臣愚以謂南山松木固不可無亦或可無中外牛畜耕食

所資决不可無者也夫大倉納穀之器也牛畜生穀之具也若無生穀之牛則雖有納穀之倉將安用哉昔者白丁禾尺宰之今則京外良民皆宰之昔者多以為筵宴之備而宰之今則以市裏販賣而宰之昔者盜於人而宰之今則買於市而宰之白丁有數也而良民無數筵宴有數也而販賣無窮盜殺有數也而買殺無窮以有數之牛行無窮之殺於無窮之日必如南山之松盡伐而後已矣昔為宰牛賊今稱去骨匠閭閻處處雜居為之大小隣里專不為怪如有

用肉之事如取諸市持價而往求無不獲臣聞
衆心安定謂之俗此風已成矣非大施刑罰無
以止之自今限風俗歸正姑依軍法施行凡宰
牛人勿問盜殺買殺不分首從俱即處死妻子
全家徙邊告者以財産給賞自願受職者超三
資叙用其容止窩主家舍屬公兩班則杖一百
永不叙用庶人則杖一百全家徙邊三切隣及
知情賣牛知情食肉者亦依上項施行京中管
領外方勸農知情不檢舉告官者亦杖一百全
家徙邊如是然後庶幾宰牛之風一變而農牛

不至於絶種矣方今 聖主在上賢臣在下言路可謂通矣而天日之下都城之松盡伐無餘又農牛宰殺將至於盡臣每每痛憤不忍含默敢冒妄許之誚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恕其狂僭民生幸甚

訥齋集卷之三

訥齋集卷之四

南原　梁誠之　著

奏議

北方備禦初疏十五策 遣人曉諭捕賊　論賞空名告身　不次行賞　調兵分運　調兵留防　優給奉足　官給軍裝　聲言十萬　分道入攻　擇遣老將　移穀儲粮　津驛察姦細　地圖鄉導　南北防戍○佚

北方備禦二疏三策 請停親征　陞咸興府　請停押解唐人○佚

北方備禦三疏四策 論賤隷應募　預爲兵制　給賜琉璃過

多　聞奏中國○伏

便宜二十八事 議　長墻　勤聖學　頒嚴
史　實義倉　收軍資耗
来　華職田納草　定貢賦　罷貢弓
減　貢墨　除燒木　納貢物　遺臺
官　監收稅　華勝貢　嚴告訐　存雅
樂　定科舉　遣醫師　設僧司　禁
社長　嚴宿衛　分巡綽　定軍保
設甕城　羅坊里點兵　議軍船　禁
牛賊　限陳告　定捕盜○伏

便宜十六事 勤聖學　近正人　明賞罰
慎用人　納諫諍　審寬
猛　請尊崇　勤聽政　議祥瑞　待
明使　定郡縣　定兵制　議正兵
恤邊民　封功臣　待臣僚○庚
寅正月十四日以工曹判書上

臣伏覩　主上殿下以英明之資承　祖宗之

業上受 太王大妃之命下咨政府大臣之 缺
御經筵勵精圖治此正臣等罄竭 缺 時也肆將
管見一十六事睿覽垂鑑
一勤聖學臣 缺 重臣民之倚望不 缺 窮之患一
日不謹則 缺 聖學以澄出治之源 缺 入主之學
與士大夫之學不 缺 之徒或因以進此不可不
慮 殿下春秋鼎盛天姿英睿乞須四書五 缺
宋元節要大明君鑑東國史略高麗史節要三
寶鑑以次講讀至於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書
常常觀覽不勝幸甚

一近正人臣聞一曝十寒未有能生之物一齊衆楚求齊語而不得人主之於臣亦猶是也左右前後皆正人則雖欲為不善誰與而為之哉大臣固當尊待也而不可以疎外也小臣不可以尊待也而亦不可以狎之也今經筵郎官以至僕隷臣皆得端良老成之人以朝夕講讀以出 缺 于以薰陶德性成就學問則 宗社萬世 缺 量哉

一明賞罰臣竊惟人主之於臣民有功 缺 罪者罰之固不可一毫妄加也若喜而 缺 濫罰則其

為害有不可勝言者伏願 殿下勿以左右之
言而急用人勿以一缺刑人臣民幸甚 宗社
幸甚
一慎用人臣竊惟用人國家大政也然自缺法
立除授之際或有當陞而滯於一官者或有不
當陞而承乏而陞者皆未可也乞今後如六曹
缺官錢穀各司等不得已在前久任處外使銓
曹推移遷轉以廣賢路
一納諫諍臣竊惟人主居九重之上摠萬機之
缺不有言者朝廷得失民間休戚何以知之且

人主之勢如天地也如雷霆也操刑賞之柄也雖求之如渴聽之不厭納其言而寵其人猶懼其未盡言也況求之不力聽而不悅拒其言而罪其人則孰肯不愛身命不顧父母妻子而冒威嚴而進其言哉其有言者勿謂揚己之過也勿謂干名而求進也常虛懷聽納集衆善而用之如是則衆心翕然朝野和平矣若言路一閉則國家之事非矣昔劉宋袁粲身當重任門無雜客物情不接以至於敗此奔競之不可徒禁也今聞下教特弛是禁昔周景王鑄大鐘單穆

公以為言今圓覺之鐘聲缺濁似非吉兆且天
無二日國無二令今圓覺之鐘每先闕門之鐘
晨昏擊撞皆不可也今下是事議其便否以至
闕內靴幕之禁臣僚之出入者多以為艱而使
之如舊相避之法所當申明也而前缺之政一
皆改正大小臣民孰不賀初政納諫之美哉願
殿下益堅此心愼終于始不勝幸甚
一審寬猛書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又曰無偏
無黨王道正直是不可以偏於柔亦不可以偏
於剛也漢宣帝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之元氣

以索唐宣宗以察爲明無復仁恩而唐室遂衰
此則不可偏於剛者也漢元帝牽制文義優游
不斷唐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奴此不可偏於
柔者也伏望 殿下建中和之極得寬猛之中
以收人和以固國脉幸甚

一請尊崇臣竊觀高麗宣宗思肅太后李氏獻
宗即位尊爲王太后殿號曰中和置府曰永寧
肅宗明睿太后柳氏睿宗即位尊爲王太后殿
曰天和府曰崇明仁宗恭睿太后任氏毅宗即
位尊爲王太后殿曰厚德府曰善慶乞依麗制

恭上　大王大妃殿下尊號爲太王太后以義
名而稱殿號開大府而置官屬以極尊崇之典
以爲萬世不易之法幸甚
一勤聽政臣竊惟艱難之時太后聽政不可已
也伏望　殿下恭請　大王大妃日御便殿垂
簾聽政承旨院相或親啓重事或親受內旨幸
甚
一議祥瑞自　世祖朝有揮旗於後山者哭泣
於闕北者旗者兵之形哭者喪之聲皆非好事
也今後如此揮旗哭泣者勿問是非並令決杖

一百流三千里而凡干祥瑞真為吉凶皆未可
知今後大有年外其他祥瑞姑置勿論幸甚
一待明使臣竊惟交隣事大皆國家重事也然
倭人野人一往一來接之多未如禮而明使之
來則待之過優其筵宴之費求請之事未必論
也如所謂進上者即互市也土布數萬匹督之
使納國之官吏多不識大體又極擇精好者給
之昔之進上不過數十匹昔之回奉亦不過數
百匹近日則千匹至於萬匹將至十萬匹則財
殫力竭不能支矣此則通事之過也官吏之過

也今後隨宜待之不生事幸甚

一定郡縣臣竊觀外方之事邑大則事繁事繁則吏胥因緣為姦邑小則民少民少則徭役煩重民不聊生俱不可也然郡縣不可皆小亦不可皆大以京畿言之如水原龍城可析置二邑衿川果川可合為一縣至於越境之地皆須釐正使賦役平均幸甚

一定兵制臣竊惟無一人以國民而漏籍無一兵以單丁而立役又無一兵不試才而稱軍此三者軍國大事也臣自　世宗朝凡九上疏又

覆陳之今日　殿下首講兵制慮甚盛也臣請
復陳其策今京外人民無慮一百十萬餘丁二
十七萬餘兵而當番之數過多遞番之期又久
乞先除田准丁之法又以三丁爲一保其作保
也父子隣里可以不分則不分之若不得已則
推移充定使不相遠不必別遣京官只使守令
爲之監司察之其姦吏弄權者以軍法從事於
是甲士別侍衛以二保奉一保正兵破敵衛以
一保奉一保船軍鎭軍彭排隊卒煙軍雜色亦
各自爲一保於是正兵鎭軍船軍戶首依破敵

衛彭排隊卒例略取其才痛禁代試於是得甲士三萬別侍衛三千正騎兵三萬破敵衛三千鎮步軍三萬船軍六萬彭排二千隊卒二千雜色騎步軍各依舊例於是軍裝馬匹一齊點考又勿令他人代立京外習陣亦依前例為之不勝幸甚

一議正兵臣竊惟正兵番上固不可少亦不可多一則廢農一則遊食一則京師穀貴物價騰踊一則有大可慮者焉雖曰愚直無用之軍而以執兵之士統領之兵晝夜多聚都下雖於巡

綽宿衛無有欠缺萬一姦人以爲云云則猶足
爲患伏望 殿下議諸大臣及時布置幸甚
一恤邊民臣竊觀平安之民爲國藩籬或沿邊
戍禦或遼東迎送加以去年咸鏡之役稍著其
勞連有建州之事薄伐告捷一則可喜一則可
憐臣聞土無綿布多衣犬皮今司贍寺所儲木
綿數十萬匹陳陳朽積乞以數萬匹下其道其
沿邊之人人給一匹安州以北戶給一匹如是
則邊民蒙 聖上撫育之恩而雖有長墻之事
無足可慮矣前朝及中朝多有如是之澤亦此

意也
一封功臣曰竊觀孟子之論人臣有三曰世臣
曰親臣曰社稷之臣所謂三臣者即今日功臣
之謂也臣又聞天無形日月星辰爲之體地無
形嶽鎭海瀆爲之體大國之爲大國亦以大家
世族爲之體也有大家世族雖有姦雄不得窺
覦於其間此內難所以不作也有大家世族如
柱石如長城相與仰戴而捍衛之此外侮所以
無成也惟兩界無世臣使北界有世臣則前朝
安有崔坦韓愼之事使東界有世臣則安有去

年吉州之變乎然則世家之臣固貴乎舊而不
貴乎少也亦萬世之慮也我 世祖大王克定
內難策封靖難功臣以其出死力而定禍亂也
又封佐翼功臣所以報其佐輔政而翼 聖躬
也又封敵愾功臣以其定吉州之賊也或論已
往之大功或兼期後日之力於是豪傑奔走英
雄陳力十六年間姦黨畢熄治化大成吁哉盛
矣至 大行大王時姦賊搆逆旋即就戮於是
大封翊戴功臣所以報其日宿衛定亂之功也
今我 殿下以世嫡世孫育德潛邸承 大王

大妃之命嗣 祖宗萬世之業是日大臣協贊
之功不可以不報也以幼年承艱大之業同力
衛社之臣又不可以不多也須啓 大王大妃
殿下今日翊贊 聖躬以登大寶之臣及後日
可以衛社稷者又敵愾翊戴功臣之可以追錄
者得數十人并號功臣于以稱下如是則朝臣
文武之有功勳有氣力有忠誠有家世者皆在
我 殿下德澤之内而各以族姻布列中外其
為耳目其為心腹其為股肱爪牙可勝論哉
一待臣僚臣竊惟朝臣不可不禮待也國家以

年吉州之變乎然則世家之臣固貴乎舊而不
貴乎少也亦萬世之慮也我　世祖大王克定
內難策封靖難功臣以其出死力而定禍亂也
又封佐翼功臣所以報其佐輔政而翼　聖躬
也又封敵愾功臣以其定吉州之賊也或論已
往之大功或兼期後日之力於是豪傑奔走英
雄陳力十六年間姦黨畢熄治化大成吁我盛
矣至　大行大王時姦賊構逆旋即就戮於是
大封翊戴功臣所以報其日宿衛定亂之功也
今我　殿下以世嫡世孫育德潛邸承　大王

大妃之命嗣　祖宗萬世之業是日大臣協贊之功不可以不報也以幼年承艱大之業同力衛社之臣又不可以不多也須啓　大王大妃殿下今日翊贊　聖躬以登大寶之臣及後日可以衛社稷者又敵愾翊戴功臣之可以追錄者得數十人并號功臣于以稱下如是則朝臣文武之有功勳有氣力有忠誠有家世者皆在我　殿下德澤之内而各以族姻布列中外其為耳目其為心腹其為股肱爪牙可勝論哉一待臣僚臣竊惟朝臣不可不禮待也國家以

禮待之則彼亦以禮報之矣古者刑不上大夫且趙宋之待朝臣極有禮焉文天祥陸秀夫諸人至死報之伏望 殿下今後朝臣之有罪者例下詔獄勿使皂隷拿縛以來又勿令撻之殿庭其犯死罪者謀叛大逆外特從寬典幸甚臣以庸劣特蒙 世祖天地之澤不揆鄙拙屢煩天聽其有可用特賜嘉納或有不可亦且優容其爲小臣遭遇之幸 先王從諫之美可勝言哉伏望 殿下體 世祖好問之意恕小臣欲報之誠特垂睿覽上告 大王大妃殿下下與

大臣議之言有可採使之施行不勝幸甚

請封功臣辛卯二月十七日以工曹判書上

臣等伏覩主上殿下以英睿之姿承祖宗之業御經筵以勤聖學受朝參以聽大政紺世祖于太室封五殿以徽號殿下初政大事無所不舉此正臣等罄竭心力以補盛德之時也臣等敢將管見仰瀆聰聽伏惟聖慈垂覽臣等伏聞孟子之言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所謂世臣者即今之功臣也中國自唐堯至大明凡二十三代

東國自檀君至今日纔七代此无他我東方有
大家世族相與維持而夾輔之也有大家世族
雖有姦雄不得窺覦於其間此內亂所以不作
也有大家世族如柱石如干城仰戴而捍衛之
此外侮所以未成也使東界有世臣數十家則
去年安有吉州之變乎是故我 太祖首策開
國功臣 太宗策定社佐命二功臣至我 世
祖朝策靖難佐翼敵愾三功臣或論已往之功
或期他日之效駕馭英雄網羅豪傑十六年間
姦黨屛息治化大行 睿宗朝又有翊戴功臣

臣等思惟　太祖大王天錫勇智應運開國
太宗大王英明冠古撥亂反正我　世祖大王
亦以文武不世出之資欽承天命克定禍亂是
何賴於後日功臣之力哉然人君大位天下之
大寶也天下大寶當與賢士大夫一心而共守
之是則古今帝王之封功臣非徒答諸臣奔走
勤也為萬世社稷計也朝臣之以得參功臣為
榮者亦非以其賞賚之優渥也欲以一時遭際
之幸至子孫與國咸休也臣等反覆思之漢文
帝以藩王入繼大統於是封代來功宣帝以曾

孫上承宗廟於是論定策功今　大明吏部亦奉聖旨授輔運等功臣號前朝文武官二品以上多賜補祚功臣號我　殿下自在龍潛已有天命然承　大王大妃之恩命受社稷大臣之推戴乃自潛邸光紹大業非若　世宗文宗父子相傳以長以序之比也其同力衛社之臣不可以不多也論功行賞之典亦不可以不舉也況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靖難佐翼敵愾功臣　世祖之功臣也翊戴功臣　睿宗之功臣也我　大王大妃之臨朝　主上殿下之初政

獨未可稱下功臣乎伏惟　殿下上答　大王
大妃殿下依　太祖太宗世祖朝故事　殿下
即位之日協贊大臣及前日有勤勞者得數十
人如佐翼例號為功臣以之稱下則朝臣文武
之有功勳有忠誠者皆在我　殿下德澤之内
而各盡其力布列中外為耳目為心腹為股肱
爪牙而為　宗社之衛豈不大哉

便宜三十二事 州縣陞號　撫綏兩界 議殿名上尊號均差

役　嚴復戶　軍資置倉　請復科田
優待相臣　進獻蔘布　請復別窯
議置外郎　僧入犯罪　僧入犯奸
軍士試才　整軍容　恤軍士　請

築宮城　安集邊民　遣將巡邊復
講武場　贈弓客使　禁葬古冢絶
濫上言　陞平市署　嚴禁宰牛禁
用還紙　宴饌尚儉　婚禮尚簡議
定服色　禁服妖　禁遊手○辛卯
十二月初四日以知中樞府事上

一州縣陞號臣竊惟東方州郡自檀君以來因山河隘塞道里遠近人物繁簡以為建置不可以一時恩澤為之升降也今後雖入朝内史之請皇家入鄉之邑不使為之升降以正地理

一撫綏兩界臣竊惟永安道道路遼遠平安道境連他國事多有可慮者今兩界州郡摠六十二佐理功臣亦七十五人請分賜食邑如正一

品稱某州府院君食邑某州府五百戶食實封五十戶從一品至正二品某州君食邑某郡三百戶食實封三十戶從二品某州君食邑某縣一百戶食實封一十戶其實封五十戶者姑給五戶三十一十戶者亦給三戶一戶使遥制州中之事一如姓鄉之例曲加布置俾不相阻至于子孫各守其邑亦內外相維體統相制之意也

一議殿名臣聞唐則天時立崇恩廟以享武氏祖考其後中宗復立崇恩廟萬世譏之請今奉

先寺崇恩殿改稱奉先殿以正名分
一上尊號臣竊觀高麗肅宗明睿太后柳氏睿
宗即位尊爲太后以至宣宗思肅太后李氏仁
宗恭睿太后任氏皆平時稱太后請依麗制及
前漢趙太后故事恭上　大王大妃殿下尊號
爲　太王太后以極尊崇之典
一均差役臣竊聞前朝莊宅奴者即今之宮司
奴也平時視監司守令蔑如也平民則視之不
啻如草芥矣以此常畜無上之心陵人之勢故
臨危多有不道之事履霜堅氷所由來者漸矣

今後監司守令待此輩無異於齊民一應官家之事一體科差以定民志以均賦役
一嚴復戶臣竊見凡人如讀書爲儒學射爲武以至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各有所業而小人之爲不善者亦各有所業焉或僞造印信盜倉庫錢粮或代訟奴婢以變亂黑白或詐冒陳告以欺人取財或假作族圖以𦙶官復戶如此之類多多有之若𦙶官復戶則賦役不均莫此爲甚方今璿源錄及 各殿八祖族圖令宗簿寺更加考正其中當復戶者使之復戶或有親盡而

仍復其戶者並皆刷出以均徭役至於原從功
臣則忠翊府八功臣則勳府亦各置族譜以防
後日冒濫之弊即唐書宰相世系表之義也
一軍資置倉盖民惟邦本食爲民天軍資誠不
可以不重也然東西內外當均置之不可偏也
今後慶尚江原及忠清上道租稅悉輸于豆毛
浦作倉收貯又於東大門內置倉以便運輸
一請復科田盖今日朝臣既受祿俸或食公饌
或受功臣田又受職田而或有置散者身沒者
幼弱之兒守信之婦未食一田之稅似爲可憫

請自来壬辰年正月初一日東西班一品至九
品有職田者皆仍給之以爲科田使之子孫相
傳如是則今日朝臣無失田之虞後日朝臣之
子孫亦世食其祿而無益貧益富之歎況以爲
科田則家家各恤其祖户永無侵漁之患而亦
因無官收頒給之弊矣
一優待相臣蓋堂上官國家待之特厚而有可
議者焉西班行職堂上給祿之時例考本衛文
案有同卒伍況西班無衛前又别無堂上中掌
事者是故初以本衛文案呈兵曹兵曹吏留難

之於是間關請囑以兵曹文案呈戶曹戶曹吏
又留難之以此動踰旬月受祿每後於人其不
可一也本朝官敎卽前朝麻制也前朝之初宣
麻於家其後以禮繁宣麻於朝其爲禮豈不重
且大哉今官敎所嘗十襲以藏子孫寶之者也
近日廣興倉官吏自一品至權務必考官敎告
身而後給祿西班尤刻此古所未聞也然不得
已以官敎授僕隸而送之褻慢無理莫此爲甚
其雜職隊伍之人則已矣安有以堂上官而冒
受他人祿俸者乎倘有濫受之人則以盜賊論

可也何可人人而疑之哉其不可二也今後既納祿牌矣非大典所載而擅考官教者以制書有違律論罪非徒西班至于東班每當頒祿前一日吏兵曹各具職銜姓名移文倉司以憑頒

賜

一進獻蔘布臣伏見方物人蔘例以數蔘合而作之至有雜之以他物實之以沙土其為詐偽口不可言若中國覺之豈不以為非乎今後專以白蔘封進萬一中國以為言以此答之無不可也又所謂黑細麻布者前日則淥以朱土即

淡紅布也近日則染以梔子卽淡黃布也名色相殊甚爲不可今後或染淺黑色或稱淡黃布使之名實相稱雖中國以爲言以此答之亦無不可又京外各品所納苧布未能家家自備間有細布者則必先給綿布一二匹而借納之其先納綿布謂之升價其官出布價布主又受之頃者濟用官吏事敗之後求苧者先給綿布五六匹或至七八匹與布元價已二倍矣此無他當該官吏不知前日之敗事者受富商請託以麤者爲細以細者爲麤而變亂之也非細布盡

變而爲麤布也況中國未嘗有以布麤爲言者乎又況今日服御盡使之從儉乎今後進獻苧麻布依舊封不必盡用極精細者以蘇一國工力

一請復別窰臣伏覩　世宗朝設東西窰以供國用又設別窰以備私家之事今只有瓦署東西窰公家之事尚未能辦何暇及私家乎是以瓦價日倍人甚難之請設別窰以便公私

一議置外郎臣伏聞兵曹取才文案及告身成牒姦吏之詐僞太半又戶曹錢粮文書亦多爲

胥吏所偽造甚可嫉也今後兩曹書吏以全不
識字者差定以備任使仍設外郎兵曹二十人
戶曹十人以衣冠子弟充差或用忠義忠贊衛
或用三館文臣如是而有犯者置之重典
一僧人犯罪臣聞釋敎以清淨爲宗以慈悲爲
心或居山林以修禪或割身體以濟人且僧徒
人耕而飽食之人蠶而煖衣之縱未能利於人
固不當害於人若或犯之是其罪加於人一等
也僧亦人也旣犯俗人之所犯則當以治俗人
之律治之況國無異政家無殊俗古今帝王一

刑一政皆奉天也皆爲民也今後常僧與吾民
相犯者或因或決一依齊民施行至於因緣創
造害及生靈者出入閭閻汚染士族者令憲司
嚴加究治

一僧人犯奸臣竊惟男女之别不可不嚴也婦
女上寺載在禁典而僧人出入婦女之家者無
其禁故出入閭閻出入婦女之家以汚染士大
夫之族者比比有之今後僧人出入婦女家者
依婦女上寺例論罪還俗充軍婦女亦以失行
論懲又勿令殯所設法席以嚴男女之别

一軍士試才盖兵貴乎精不貴乎多周世宗大簡諸軍以此意也今內禁別侍衛甲士皆精其才彭排隊卒亦取走力而正兵船軍專不取才以為之兵似甚無理今後船軍正兵之為戶首者皆取射及百步或試騎射一中者充其額于以得甲士三萬正兵六萬船軍六萬又得京外騎步十五萬餘則可以無敵於天下矣

一整軍容盖前日中外軍兵太半沙汰宜若士卒精強軍容亦實而其時朋使之來或有騎兵無鞍步兵無履者此非徒軍士之懶慢無恒心

也亦將兵者之過也今後番上軍士軍裝馬匹
一一點考其有不實或有詐冒者先罪旅帥外
則節度使守令內則衛部將並皆論懲又客使
之來勿令皓首老兵以弊甲彫兵把門庭排以
嚴軍容
一恤軍士蓋士卒國之爪牙平時則勤苦宿衛
有事則忘身殉國所當憫恤者也臣按高麗置
征袍都監賜綿袴于戍邊將卒或賜毛冠又設
軍厨以內侍句當又以乾糇給侍立軍士今平
安道沿江軍士之寒無衣者特賜綿布其煙臺

候望軍士亦賜毛冠又軍士侍立喻時則散仗之後例賜酒肉其入直軍士夏月則賜氷丁冬月亦量賜炭

一請築宮城盖宮闕不可不深嚴也今昌德宮垣墉淺露甚為不可須待春和增築宮城又敦化門時座宮正門也而門前左右行廊人物雜處雞犬布散至甚不宜請命工曹相之使嚴瞻視又宮城及都城四門皆設懸門以備不虞

一安集邊民臣聞平安道之人防戍江邊迎送遼東勤苦倍於他道而又境連遼蓋流移之禁

不可不慮請令安州以北諸邑之人使不得散處山野依大典五家爲統五統爲里其統主里正各授土職散官耕穫相資差役相助患難相救出入相知如是而五年無一人流亡者統主加資十年無一家流亡者里正亦加一資不能者還奪其職移授他人其中獨居山谷者限三年勸令聚居大户給綿布五匹中户三匹小户一匹以爲移徙之費

一遣將巡邊臣伏覩我 世祖乙亥歲撤茂昌閭延虞芮等邑及撤慈城郡其撤之也則誠得

葉也然茂昌之五水洞虞芮之趙明間慈城吾萬上時叉或物産之富或土地之饒或山川險阻或地勢斗入恐為野人之所據若一據之遂之為難今後每年春秋令其道節度使與江界節制使擇率精兵三五百人聲言獵獸窮探溪洞

一復講武場臣伏聞 世宗朝以鐵原平康等邑為講武常所每年春秋親幸閱武甚盛事也請因舊制以鐵原平康等邑復為講武常所禁止私獵以備後日講武

一贈弓客使臣竊聞唐徵新羅弩師弩師不盡其技此無他我之長技不可以傳於人也近年明使例求勁弓以去夫弓矢東方之長技也後日使臣之來願勿盡副其請以秘兵器

一禁葬古塚臣謹按大明律發塚見屍者絞近來士大夫多葬用人塚不知他日人亦發吾之塚以葬其親其爲計豈不踈乎古人云文王之仁澤及枯骨今後　陵室外不得葬用古塚嚴載禁令其發人塚者許人發其塚者葬師指示發塚者並依大明律見屍條施行以厚萬世

一泛濫上言恭惟我 世祖大王務達下情其駕前陳訴者泛濫上言者皆不治罪以至投櫃執籌無不聽受於是或哭泣或揮旗其爲不祥可勝道哉此風一成勢莫能禁今後駕前陳訴者及泛濫上言者依律論罪或有揮旗者哭泣者以大不敬論兩班則杖一百永不叙用常人則杖一百全家徙邊其所告專不聽理以正風俗

一陞平市署盖市裏交易貴賤貧富所共資焉者也今市官秩卑市裏姦黠之徒豪勢之輩固

難制馭以此物價不平人甚苦之其中漆價三
倍於古言之令人怒髮起立京城漆家例致暴
富此誠今日之朝廷之所當措置者也請陞本
署爲正三品又以大司憲爲提調持平掌令二
員爲兼官雖一物之微皆平定其價至於漆價
別議其直其漆價有違者財産没官以革巨弊
一嚴禁宰牛蓋牛者耕食所資暫不可輕焉者
也自造皮甲以後京外人民以殺牛取利爲事
此風一成不可頓改是則以牛革所用甚多其
價至高故爭殺之而取其利也爲今之計莫若

拔利之本塞利之源如靴如鞋之類可勿用者勿用之可代以他革者代以他革使牛皮之用不廣牛皮之價不厚宰殺之風庶幾小衰矣

一禁用還紙盖吾東方文獻之國自檀君至今日東人諸史子集傳而不失非西夏遼金之比也近年以來還紙之利大興公私文籍太半偷竊雖立徙邊之法曾不之恤大可慮也今後還造紙者隣不告者京外公私處行用者平民杖一百全家徙邊官吏杖一百永不叙用以至雜草之紙並令禁之

一宴饌尚儉臣伏聞資贍諸司及宗戚貴臣進宴大内之日所謂五星者窮極侈靡非徒無益有大弊焉請須改之以崇儉德

一婚禮尚簡盖婚娶而論財古人所譏吾東方男歸女第未免習俗而婚禮之正中國亦莫之及也但婿者於婚夕奴僕負財物前導而行其不然者族姻共嗤之是何等禮俗也今後男子成婚時奴子負財物先行者痛行禁止以正婚禮

一議定服色臣竊觀吾東方地瘠民貧自古好

着白衣檀君朝鮮箕子朝鮮以至新羅俱享千
年高句麗享七百年百濟六百年前朝王氏亦
五百年未聞禁灰色白色而致也然則欲禁灰
色者其妖言也且以五行相克為言則中國之
人不着青衣久矣請勿禁灰色白色許令任意
穿着但近日禁灰色白色之後上自公卿以及
正兵至于工商賤隷皆着土黄之衣上下至為
無等今後大定服色以別尊卑
一禁服妖盖東國婦女上衣下裳之制自古及
今萬世不易若女着男服豈不為服妖哉今後

路上女人着長衣以行者令憲司痛禁又士族婦女不着襖裙而着短靴乘馬者與常人帶所謂蘇州廣條兒者並令禁之

一禁遊手蓋人之生也士農工商各有生生之道若惰其所業則是絕生生之利盜賊而已矣古人有盡伐路傍樹木使民不得遊息者以此意也近年以來街路白日之中聚衆博奕者比比有之此即驕惰之民盜賊之源也今後令憲府痛禁使之專心御事俯育之事幸甚

邊防四策 陞咸興府 稱咸鏡道 請城 鍊城呂嶺防垣 設鴨綠江寨

訪○壬辰正月二十九日以南原君上

臣竊惟咸興本大府也頃因從賊降爲支郡其誅討亂賊可謂嚴矣然本郡北據大嶺南臨巨川龍蟠虎踞實 祖宗豐沛之地也始雖黨逆終能效順向使官軍不及據咸關之阨則賊徒之豨突將至於宜文川之間矣賊雖出沒於北青洪原之境而哈蘭以南則堂堂也况平定之後一道震疊必將百年無事矣既已懲之以威且須撫之以恩請復陞爲留守府以爲東北面根本之地幸甚臣又聞高麗時定平以南至于

平壤稱朔方江陵道今依麗舊高原定平以北
稱咸鏡道永興以南至于平海嶺東嶺西稱永
安道如是則犬牙相制尾大不至於難掉矣臣
又聞高麗紅賊之來設岊嶺柵以禦之是雖知
設險之爲可急而不知臨時設柵之爲不可恃
也前待業隙石築棘城關門以至岊嶺防垣亦
皆石築臣又觀鴨綠江天下三大水之一而限
帶於圖之西北元萬頃作檄文使據其險而守
設可口門以分其險是以前朝置鴨綠渡句當
使今亦別設鴨綠江察訪使巡行水上水下以

譏察西人之逃入遼瀋者聿甚

便宜四事 明教化 正風俗 興學校 議科舉○壬辰二月二十日以

南原君上

一明教化臣竊觀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敷五典擾兆民然則繼天立極而任君師之責者寧不以明教化正人心爲時務乎稽之於古乎章百姓比屋可封唐虞之教化也得之也仁其民[illegible]皞三代之教化也寬仁大度仁義既效漢唐之教化也家法既正百年昇平趙宋之教化也是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乃得之人

部之俗是以歌唐風者無先之[illegible]
今周之初並至於秦用詐力二世而亡晉南宋
屢五胡乃擾此俗吏所以使不致文而明君以
相之所尊重者也然其風俗不過維持三綱者
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大東風俗爲信其質子
以來重于齊制極為淳義逮至于今猶不如古
庶人則以親之屍付之烈焰而不恤於士夫則
居喪奉爲白晝天都之中恬不爲恠凡奴主之
分猶君臣也頃者逆賊李施愛之時皆本主
如棄弁髦至有殺叉璧故主者又爲人敗入闕

里無限制士族之女醜聲流聞備載時史班班可見至如亂臣妻女雖本世家之後恣行情慾無異倡妓及若韋其父與夫之死而縱意宣淫也奴婢則或奸故主妻女或奪故主資財有同路人反目相詰夫家之有逆奴猶世之有賊臣也雖有合於懲惡之義亦有關於名教昔漢高祖斬丁公以此也伏望 殿下或旌或別以樹風聲萬世幸甚昔唐太宗詔諸州有犯十罪惡者勿劾刺史且曰唐虞不能化其子況刺史能使民皆有士君子之行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

互相掩覆縱捨罪人矣臣願今後州縣有元惡
吏勿並罪守令則亦正風俗之一助也
一興學校臣竊惟人材國家之利器學校人材
之陶冶誠不可不重今大小學校至為虛踈為
令之計但勿數行別試會試初場例講四書一
經朔望殿講只問三館文臣其儒生居館滿十
五年兼考製述每科復取恩賜三人生員進士
亦各恩賜十人換畫署以移中學命大臣監修
南學又於四學各置提調一員每十日一仕考
講課試以興文教

一議科舉臣竊謂科舉國家大事而文章隨世道升降暫不可忽焉者也臣於　世宗辛酉登第應舉之文固嘗學焉自後叅試十科會試之策亦熟見之及至年前與臣讓光與臣世讓入禮闈同掌試事場中文體與前日大變其對策起頭必用前輩所作而專取其奇澁誇誕者入題則必曰治之重其事此何等文字也若引孟子則必曰孟軻氏之言曰云云不徒稱孟子曰云云也或自作一段說而冒稱先儒某氏之論試官亦不暇考其真與否也所謂欲事君而先

欺天莫此爲甚請以此弊通諭擧子兼諭主文
大臣又命印頒三場文選使之模範箴銘記頌
又不並試如是而自以爲是不知所裁則請如
歐陽公以險怪黜劉幾雖擧場停擧可也雖只
取二三人亦可也如是則文體可以一變而士
習亦可以復正矣

校定大典四十五事
內命婦職銜 駙馬
職銜 別提銜 叅
奉銜 兼判某曹事 判決事職銜
加設監察 加設經筵官 承旨入叅
經筵 泛稱諸史未穩 文院兼官
定額 典校署兼官差下 承 平市提調
加設奉朝賀 雜職稱負 復稱故
導 頒祿楮貨 議罷職田 量減所

勢初場勿試論 論稱子史不可中場勿試箴銘記頌 改稱會試殿
試勿試表誥箴頌進士勿試箴銘律解辨疑 華樂筌科 高祖喪斬衰
十六方許婚盡負取才軍士須氷 改摠管府習讀官除講通鑑
三丁爲保武科除講通鑑禁奔競禁還紙匿私賤者入居濫收市
刺勿禁灰色衣 京役奴婢奉足承重義子奴婢 文記官署城内小
路水鐵匠屬雜色軍○壬辰三月二十九日以南原君上

臣竊惟國家典章 太祖朝有元典 世宗朝
有續典謄錄 世祖大王始撰經國大典至
我
殿下乃克成書實朝鮮億載之寶也近日
命大臣校定將以刊板廣布中外傳之萬世臣

不揆僭濫乃以平日欲達於天聰而未敢者謹
條錄以獻伏惟聖鑑財幸
一吏典內命婦正從九品有奏宮奏變宮等職
請考古制改以他號
一駙馬尚郡主縣主者稱僉賓副賓亦考古制
改以他號
一京城無祿官既有提舉提檢又有別坐別檢
請革別提或稱別坐或稱提檢
一祭外官有奉事副奉事請革祭奉或稱副奉
事或稱祭事

一自前朝至本朝以政府兼六曹則必稱兼判某曹事請倣是例吏户禮兵四曹兼判書稱兼判某曹事

一掌隸院判決事即古之知部也使兼刑曹叅知爲便

一司憲府監察掌諸司出納又撿諸處祭享請加六員以足其任

一經筵官以他官兼今政府六曹郎官之有文行者亦擇兼之以廣論思

一經筵每夜進講今承旨皆兼經筵亦每入叅

講畢以其房公事從容面啓以資治道
一藝文館奉教以下以通鑑左傳諸史中考講
用之近稱諸史未穩請改左傳通鑑續編三史
考講用之
一承文院參考以下又以他官兼之無定額請
定其額
一典校署專掌印篆請擇文官中精篆書者十
人校理以下兼官差下
一近日市價極濫請例以大司憲爲平市提調
大定其弊

一奉朝賀十五員請加十五以優老臣
一工匠賤隷雜職請依中國之制並不稱員
一外方訓導非文科出身者復稱教導
一戶典四孟朔頒祿楮貨九品只一張或除楮貨或加其數
一議罷職田或復科田或加祿數
一諸邑歲積馬蒭請賜量減
一禮典文科初塲依舊制試四書疑五經義勿並試論
一初塲講經願講子史東坡者聽從稱子史不

可請改頒講韓文柳文東坡左傳通鑑宋鑑三
國史高麗史者聽
一中場依舊例試賦表勿試箴銘記頌以專舉
業
一文科及諸科覆試改稱會試
一殿試依舊制試對策勿試表誥箴頌
一進士依舊制試詩賦勿試箴銘
一律科律學辨疑改律解辨疑
一議革樂科笙科
一五服祖父母齊衰不杖期父卒嫡孫服斬衰

三年但曾孫玄孫父卒承重者服曾祖高祖又
母喪亦服斬衰三年似無等殺請賜擬議
一婚嫁依舊制男年十六方許婚
一畫員取才依舊制通試山水人物翎毛花草
竹亦花草也不別為一等又不局定某畫一等
二等三等四等
一夏月頒氷給病人囚人請入番軍士亦頒
一兵典五衛都摠府改稱五衛摠管府
一訓錬院習讀官讀通鑑武經將鑑兵要陳法
兵將說請除通鑑或加兵政

一軍士給保以三丁爲一保

一武科覆試既講四書五經武經七書武經小學兵要將鑑請除通鑑

一刑典禁奔競者請勿禁兼判吏兵胄家

一禁制條造還紙者杖一百全家徙邊財產沒官用紙官吏杖一百永不叙用請議添入

一禁制條公私賤藏匿使用者杖一百全家徙邊三切隣並徙邊請議添入

一違官准濫收市利者重則杖一百財產沒官告者以犯人財產充賞請議添入

一禁制條庶人白色衣勿禁請並灰色衣勿禁

一京役奴婢給奉足外居奴婢二口請勿論他司奴婢從所告推移給之

一無子女嫡母奴婢良妾子給七分之一承重者加三分無子女前母繼母奴婢義子給七分之一承重者加二分請義子承重者亦加三分

一父母祖外祖妻父母夫妻同生兄弟文記亦令官署以防姦僞

一工部都城內小路十一尺請限十尺

一水鐵匠三十戶其餘水鐵匠幷屬雜色軍仍

舊收稅辛甚

軍政四事 軍兵不可太減 復講高麗兵制 僧人錄籍 選擇長人○

甲午七月初七日以南原君上

恭惟我 主上殿下以英明冠古之姿承先聖付托之重敬天勤民勵精圖治今因天旱下教求言其所以遇灾而懼側身修行豈不與周之宣王同一盛心也哉臣敢將管見以中外軍兵不可太減高麗兵制所當復講僧人錄籍選擇長人等事仰塵聰聽伏惟睿鑑垂覽臣竊惟國之大事莫切於戎政而兵者國之干城上之爪

牙不可一日不講究也高麗太祖始置六衛四
十二都府無事則為農有事則為兵此即唐府
兵之遺制也臣謹按兵制北界成州中郎將一
郎將三別將七校尉十二隊正二十七行軍七
百四十四人精勇十隊内馬弩各一隊左軍九
隊内馬弩各一隊右軍三隊保昌五隊神騎十
七人步班三十三人白丁二百一隊成州即今
成川也馬步兵凡六千五百餘人其兵甲之盛
舉一邑可知也故遼金氏雖接壤於我而或稱
父母之鄉或定鄰敵之禮而莫敢窺焉及至衰

季軍政大壞丹兵攔入則宗室文臣公私賤隷盡抄為軍倭軍四侵則官司倉庫五部坊里皆發為兵蒙兵之來紅軍之亂或借兵於敵以守官門或蒼黃召募無一應者言之可謂於邑吾東方居遼海之東幅員之廣幾於萬里戶一百萬兵三十萬我 世祖大王在位十餘年間設號牌以察戶口察戶口以充軍伍無一日不論軍政無一卒不被教鍊宿衛之兵亦不可謂不多而猶且丁亥之變今日點公賤明日點私奴未免有窘急之勢是無他中外軍兵實無定制

言兵衛則或仍或改言額數則或加或減至於
分番之限遞代之期亦莫之定也矧今狃於昇
平别無所弊而既汰甲士一萬又汰正兵五萬
水軍一萬減而又減軍兵四散則其爲後日之
慮可勝言哉是何異於謂未有盜賊而輕撤其
藩籬乎兵須團結有素教鍊有法國家養育之
將臣撫循之然後可以用也自古軍民聚之百
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有餘今一散去不可復
集在盛時則猶或可復若紀綱一紊則斷不可
復聚矣大抵人民不在於此則在於彼若不受

國家羈靮而出於度外則或散於盜賊亦或為私家之用矣宋太祖盡徵藩鎮精兵皆聚都下韓魏公欲悉收天下人材不使為敵國之用猶有走出塞為西夏用者以此故也然兵不可多聚京師不事耕農遊手者多其害一也食之者衆米價踊貴其害二也又其害多有不可言者然則軍額固不可以太減而番上之數則當仍舊以萬兵為之定額也為今之計莫若據辛巳軍籍之文定別侍衛三千甲士一萬七千破敵衛三千彭排隊卒合為一軍仍定七千騎正兵

定三萬步兵又定三萬以爲鎭兵水軍定六萬
煙戶雜色文武兩班稱守城衛定五萬鄕吏驛
子吏典匠入公私賤口稱守城軍定十萬又内
禁衛仍舊定二百兼司僕定五十兼軍器亦定
五十與兼司僕一體侍衛既定軍又定試法正
兵戶首試射百步鎭軍水軍使試走力或試習
杖防牌仍各試其材依高麗兵制如其邑別侍
衛甲士幾人防牌破敵衛幾人正兵鎭軍幾人
水軍幾人守城衛守城軍各幾人以至海郡定
水軍陸郡定正兵鎭軍不用零數悉書于籍一

定不易其有故者令其邑充定之每五年一改籍仍改之以義號內禁衛曰忠勇衛別侍衛曰忠壯衛甲士曰武寧衛正兵曰武平衛破敵衛曰破敵軍防牌曰克敵軍鎮軍曰鎮邊軍水軍曰鎮海軍常時則水陸將帥親巡教閱番上則軍裝馬匹一齊點考精擇旅隊之帥仍嚴代立之禁如是則高麗兵制不獨專美於前史而大東萬世亦可以持守而不失矣臣竊念僧固國民也亦衣食乎國土者也今其徒無慮數十萬人軍額之減莫不由斯況一彼一此全不係籍

則雖有緩急將何以得其力而用之哉昔高句
麗抄僧五萬以敗唐太宗之師以至高麗之禦
契丹亦兼用僧軍今後令各於鄕貫附近寺社
居止仍各錄籍或有出入之事受其官路引以
行違者年七十僧人外還俗差役以此每三年
一改籍及有事故使守山城此豈非軍國之長
慮乎臣聞趙宋極選天下長人凡入御前殿則
執鉞立于階下行幸則行仗馬之前今中國亦
爲之願依是例選擇長人屬兼司僕以嚴宿衛
臣反復思惟無一人以國民而漏籍無一兵以

單丁而立役無一兵不試才而稱軍此三者軍
國大政也伏望 殿下特加聖慮

兵事六策 選士卒 儲粮餉 備器械 繕城郭 擇將帥 明賞罰○

乙未六月二十四日以南原君上

恭惟我 主上殿下以聰明冠古之姿承 祖
聖付托之重敬天勤民勵精圖治近因邊虞下
詢兵事其所以一慇安民之勇至矣盡矣臣伏
念軍國大事其目有四其綱有二選士卒儲粮
餉備器械繕城郭此四者目也擇將帥明賞罰
此二者綱也臣竊觀我 世祖朝八道戶七十

萬口四百萬軍兵二十七萬助丁五十八萬合
八十五萬餘丁軍户之數不爲不多矣今距
世祖辛巳纔十五年我 殿下休養生息亦七
年于玆中外軍兵雖不能加於前亦不至加少
矣爲今之計令該曹據辛巳軍户籍試才之兵
如別侍衛甲士破敵衛彭排隊卒以現存之數
取諸邑文案其知情漏一丁者監考色吏決杖
一百守令不能檢舉者降資五丁以上監考色
吏全家徙邊守令罷黜十丁以上監考色吏軍
法施行守令永不叙用以此諸邑軍丁有餘不

足推移加減摠舉成數不置奇零其不試才稱
兵如正兵水軍或試騎步射或試走力中格者
爲戶首不中者爲助丁於是別侍衛甲士合爲
一軍得二萬破敵衛彭排隊卒合爲一軍亦得
一萬騎正兵定三萬步正兵爲鎭軍亦定三萬
水軍定六萬後隨有闕令其邑充定之又煙戶
雜色騎兵稱守城衛得五萬步兵稱守城軍又
得五萬以三丁爲一戶甲士則三戶養一兵正
兵水軍二戶養一兵破敵軍鎭軍以一戶養一
兵煙戶雜色以一戶爲一兵仍各分爲幾番番

各定爲幾人使侍衛之額俸祿之數與大典不相悖則兵皆試才亦無單丁其爲軍國之利孰有加於此哉古人云雖有十萬之師有一日之粮方爲一日之師爲今之計莫若愛養民力不違農時興水利而行屯田刷遊手而緣南畝至於平安道邊郡粮儲爲尤急或使納粟補官或使次次輸轉或以江船泝鴨綠而達江界或以私穀納邊郡而受內地多般布置幸甚鼂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自古東方善守城而安市之敗唐師龜州之禦蒙兵其備禦器械賸

然可考新羅弩師唐帝徵之百濟文鎧唐史稱之高麗以二十四般兵器置于邊城又以繡質九弓弩八牛弩車弩或置之東西邊鎮或習射南北郊此皆東國之事所當攷之者也臣於世祖朝入春秋館幸得聖製攻守圖以進今猶在御所乞命出外講究或問之中國製造以試臣又見銃筒謄錄軍國秘書也今隆文樓有二十一件春秋館有一件乞命藝文館以諺字書寫隆文樓藏一件軍器寺一件春秋館弘文館各一件外三史庫各三件其漢字書寫者內藏

一件外患令焚之臣又聞皮甲不可用雖或可用若常造之則農牛將至絶種誠爲可慮乞令從尊以紙鐵爲之且器械雖精一經霾雨不可復用乞於沿邊防戍之處例搆間閣以爲點火之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郭溝池所以設險也今沿邊城堡太半堅築但內地城子多不修築萬一有疆域之事則豈不蒼黃哉吾東方表裏山河縣鎮相望及閒暇之時築斯城也則雖有外侮亦何患哉永安道永興平安道義州安州黃海道棘城防垣江原道原州春川江

陵歙谷全羅道全州南原光州慶尚道慶州尚州晉州安東密陽星州忠清道忠州清州公州洪州京畿楊州廣州水原坡州開城江華等處須待農隙以傍近丁夫限十年修築臣又思惟周有方召玁狁不足襄也漢有衛霍匈奴不足平也子儀光弼唐以之平賊張韓劉岳宋以之中興將帥者誠國家之干城生民之司命也其爲選豈不重且大乎乞命大臣於一二品擇大將十人三品以上擇衛將三十人內禁衛兼司僕朝班六品以上擇部將百人然將之名望不

可不素重也將之涯分亦不可無其序也平時則施之以恩信臨事則馭之以賞罰犯軍令者雖親勿貸有軍功者雖踈不遺將帥之待士卒亦然如是一賞一罰咸得其宜則將士用命所向有功以守則固以攻則勝矣何慮乎野人之侵侮者小臣涉獵書史歷代兵事靡不究心於世宗朝上備邊十策及　世祖朝上軍政十策自　世宗朝至于今日凡十三論兵事言之重辭之復聞見有先後之異論議有古今之別極爲僭濫無足可取然大要不過欲使無一人以

國民而漏籍也無一人不試才而稱兵也無一兵以單丁而服役也止此三事而已伏望 殿下特垂睿覽軍國幸甚

事大國斥遠人 丁酉七月二十七日以南原君上

臣竊惟古今帝王之御國家也不徒計一人之利害必計萬民之利害不徒計一時之利害必計萬世之利害事有本末亦有輕重書曰民惟邦本傳曰社稷為重即此意也今承勑旨別獻方物此正以小事大保國之規模也然進獻之物名般不少厥數亦多若止獻於今日而已則

雖至千萬固無難也萬一勅令續進或後日永
爲歲貢則其徵歛之煩營辦之勞可勝言哉吾
東方無銀金珠玉之產無舟車都會之饒公私
所儲只有白金乃通宋以後所得也數十年間
或流入於燕市或逸出於倭船幾乎蕩盡以此
物力何以支服御器用之貢哉況物非天降亦
非神運前此國有常貢貢有定額而平安黃海
之民勞於迎送困於轉輸逃入遼者蓋不知其
幾千萬人遼東戶高麗人居十之三以此故也
若駄載倍於前日則其流亡亦倍於前日矣但

東海之魚或有中國所不產者然漢之蒟醬竹
杖亦不可不慮也且以中國四海之富豈必賴
於外國之物哉正因入朝官者不顧本國利害
只為一時市寵之資而為之也伏望 殿下量
一國財力為萬世大計其方物可除者除之可
減者減之以為後日可繼之道不勝幸甚臣又
思惟琉球國人於 世祖朝濫承上恩不思踰
分今又來朝希望橫賜臣謂國家居東海之北
琉球居東海之南隔海萬里風馬牛不相及我
雖有急不能越海而相救彼雖無禮不能越海

而責之彼雖感戴不能報我恩私彼雖怨怒不能窺我邊鄙我雖報聘無由也我雖絶交無害也且琉球小國也遠國也日本大國也隣國也近年倭使凡歲賜回奉每引以為請實難於為辭或不如意多有忿語中國聞之亦必有言此所謂以虛譽而受實害者也況彼使真假亦未可知乎恐為倭人之所遣以嘗國家之處置者也丁亥年贈之以千萬匹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伏望 殿下夬決無疑今則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送下海而已後日則請如

光武之閑玉關還質子預勑邊將只於海上館待無令廚傳上送不勝幸甚

請停棘城之役 丁酉九月十六日以南原君奉朝賀上

臣竊惟高麗太祖親製訓要以授嗣王曰西京水德調順萬代根本宜當四仲巡駐留過百日以此太祖以後至于毅宗歷代君王皆巡駐西京或留御衣于以賜設于以蠲租至於設科試士例取西京一人臣意以謂須江非如義州之於鴨綠安州之於薩水也以西京山重水隔所係非輕聲言水順屢幸其處欲因以施澤亦因

以厭服之也前朝以此防之猶且不靜者四本
朝 太祖開國 列聖繼作一視同仁罔有內
外非如王氏區別疆域太露形跡之比也然臣
聞西人近年聞有棘城之役以謂若然則是棄
我道也此雖愚民不知廟謨之言也然亦豈不
孤一道之人心哉臣以謂人各有心心實難測
心一携焉險於巖壑危於累卵若朽索之馭馬
也若急流之載舟也固不能以家喩而戶曉之
也古人植榆於塞適以啓隣國之疑畫淮為界
亦以失中原之望然則關防建置豈可不熟慮

而審處之哉而況元萬頃擲我以鴨綠之險守
文述敗師於薩水之上至於龜州東郊之戰契
丹三十萬兵匹馬無還此國勢方強姜邯贊得
展其材智也守岊嶺則紅賊以萬餘兵攻破木
柵此敵兵深入三元帥不得效其勇也然則古
今守國規模實惟在國勢之強弱將帥之賢否
不徒在於城柵之如何也臣於本月初七日獲
參朝啓與聞是議但不記言者何人又事關機
密不敢對衆上奏伏望 殿下特紆宸慮熟議
詢臣姑停棘城之事先築義州城子次築安州

次築黃州以為萬世之計幸甚

請廣南原城基 丁酉十月二十日以工曹判書上劄子

臣等竊惟大東萬家之邑六慶州平壤為首羅州南原次之全州晉州又次之本府人物繁夥為南方一大都會非沿邊小小防禦郡比也今命築城誠為得策然臣等聞城基甚狹纔包倉獄官舍而已無容衆之地安能聚保領內十餘邑之民屹然為巨鎮乎昔唐劉仁軌為帶方州刺史築城以居今其基如昨伏望命徙其舊築之以為萬世之慮不勝幸甚

進新撰地理志（戊戌正月初六日以工曹判書上劄子）

景泰四年癸酉冬十月恭惟我　世祖大王擧義靖難命臣以圖籍之事明年使臣撰京畿地理志又明年撰平安道地理志歲戊子十一月睿宗命考定八道地理志遂令中外抄地理志編入事實以啓越十二月命修　世祖大王實錄是後臣與高靈府院君臣叔舟上黨府院君臣明澮寧城府院君臣恒開局編修己丑十一月　殿下即位又命修　睿宗實錄至癸巳年秋畢撰　兩朝實錄臣自是率典校署校理臣

允謙據地理文書起藁明年甲午夏允謙移軍
資監臣手閱古今圖書盡心商度至丁酉十二
月始克成書道各一卷凡八冊又倩工摸畫地
圖就施五彩仍各類附卷初以獻伏惟睿鑑垂
覽

風俗學校十二事 朝無禮俗 外吏陵轢守令 市價踴貴 女巫不遵華制 宴飲奢侈 屋舍僭濫 軍士多爲冒濫 儒生或行欺罔 文廟配享 取士仍復恩賜 設鍾西庠 立碑廟庭 ○戊戌四月初三日以工曹判書上

恭惟我　主上殿下以睿聖之資撫盈成之運

前年謁文廟行養老宴又與宰輔臣講論治道其所以崇儒重道化民成俗之意至矣盡矣臣以庸劣獲覩盛禮咫尺天威未能盡陳所蘊謹錄近年風俗始末仰塵聰聽伏惟睿鑑垂覽臣竊惟風俗者天下國家之元氣也積之百年而不足毁之一日而有餘故俗流失賈子所憂俗薄惡董子所悲稽之於古唐虞之俗比屋可封三代之俗其民皞皞漢唐則家給人足斗米三錢趙宋則昇平百年民不見兵秦用詐力於是有二世之祚晉尚清虛於是有五胡之禍其風

俗之有關於治道爲如何哉此俗吏之所未及知而明君賢相之所當講論者也惟我東方箕子朝鮮民不相盜享年一千新羅三姓民淳俗朴亦享千年高麗太祖一統三韓規模宏遠中葉以後權臣執命無足可言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我　太祖創業化家爲國　列聖相承治教休明及我　世祖殿下即位之初一新庶政曾未十年身致太平可謂道洽政治而風移俗易矣然民風士習漸不如古臣謹先言風俗之所由頹次言風俗之日以變終言所以救之之方

以獻伏望 殿下垂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是民志之定固在於辨上下之分而人心之正又在於明教化之源也臣竊觀自癸酉以來姦臣謀逆非徒身蒙顯戮妻子亦皆為孥人皆習見昔之尊者自底於卑昔之卑者亦或為尊尊卑以之而失序矣至于丁亥東鄙搆亂官私奴隸競出從軍奴背其主賤而為良貴賤以之而易位矣且僧徒前日所至恣横陵蔑守令輕侮朝官綱紀不到罪責不及中外士庶無敢誰何又自防納之法大興小

而青草大而税粮一切防納富商大賈因緣權勢浚民膏血極其慘酷村野之民幾不樂生又號牌之法古今良法也而奴而為良良而為奴者不知其幾千良賤豈不紊乎伴倘之設所以優相臣也而前日一人所占或至數百朝中微官亦多冒受京外良民太半入於私家兵民豈不混乎科擧國家重事也有一定不易之法前日或有變舊例者亦或有冒濫者取士之法大毀僥倖之路日開是誠可慮者也盖通下情伸寃抑為政之先務也前日或駕前陳訴或泛濫

上言投櫃執籌又使盡言揮旗哭泣亦不治罪陵上告訐之俗日新月盛滔滔汩汩不可復救矣嗚呼尊卑失序貴賤易位僧俗相陵貧富相侵良賤以紊兵民以混士子不安其業下人不守其分此已往風俗之所由頹敗者也臣伏聞唐虞之九官相讓無與於朋黨之爭趙宋之元祐多賢適以成川洛之釁是朝廷風俗以和爲貴而不在乎他也又今之士庶遇宰臣於塗或騎而過行或靦面相對以至吏典皂隷多有睨視而不爲禮者其於鄉士相讓行者讓路之義

如何也市者大小貧富所共資焉者也而入入從心所欲無有限止欲高其價則任高其價比之前日每增三倍風俗之弊可勝言哉臣又聞外方原惡之吏暗記守令是非恐嚇把持使守令不得擅其手或取賂遺或免賦役如此者郡縣相望夫民之於守令猶君臣也猶父子也綱常之變至此極矣近日無貴賤男女任着黃衣以至兩班婦女號稱圓衫製以着之加之以着冒補白晝大都之中恬不知怪又近日中外筵會一人一卓又各呈行果一盤或至各呈數盤

以此十人之會蘇卓一十則行果至數十名之
曰餙行果又其進饌之時進一器則必並呈數
器名之曰接呈大小貴賤一有宴飮例皆如此
貧者勉強富者誇矜老臣仕宦於朝于今三十
八年目見此事纔止八年是何等俗習也國人
椎牛饗客習俗已久近來尤甚及 殿下一下
明詔中外臣庶誠心奉承盡變舊習况此行果
接呈二者之始尚未十年夫豈難以禁絶之乎
然若非 殿下親諭宰執嚴立典章則亦莫能
頓革而爲東方萬世之弊矣大抵人家上棟下

則無矣昔之新良人今有役矣所謂念佛者今則息矣所謂去皆匠亦屛迹矣又今 殿下孝本 三殿祗謁 園陵觀瞻感化風動草偃都人士女四時上塚社歲作而肩相摩矣近又禮謁文廟振起儒風士類雲集庠舍殆不能容是無他帝王一身萬民之所瞻仰四方之所則效上行下效不期然而然矣於此可見移風易俗之道不在乎他只在 殿下一轉移之間而已伏望 殿下建中和之極酌寛猛之宜以德禮立爲治之體以政刑爲輔治之具正言以正

朝廷無欲速以待悠久曰慎一日慎終如始則斯民也三代之民也將見漸摩於仁義之中涵濡於德化之內而人心自爾正風俗自爾淳泰和雍熙不獨專美於虞周矣臣又有獻焉高麗之崔沖李齊賢鄭夢周本朝之權近俱有功於斯文者也乞皆配享文廟以新一代之耳目以變一代之士習且今儒生在庭者無慮千五百人或有生員三十八年未得出身者或有青衿白髮未入上舍者雖則盛矣亦可憫也伏望
殿下發策下詢以取多士其中三十年以上居

館讀書者特令息賜出身又命設鐘西庠以記盛事立石廟庭以示萬世不勝幸甚

軍國秘計二事 濟州譯語 鈗筒圖說○戊戌十月十二日以工曹判書上

臣竊惟濟州古耽羅國也地方百里邈在海外新羅時始來朝至于高麗國除爲縣其生聚之繁物產之饒倍於內郡然臣觀歷代變故相仍離合不一元置牧場自是馬大蕃息及我國家置三邑以分其權用子弟以繫其心　列聖之待遠人可謂得其宜矣臣伏聞去秋倭船來泊

州境於是遣知倭語者以備後日然濟州與對
馬諸島同處海上東西相望言語各異則猶云
可也若言語相通則是猶教猱升木他日之慮
不可以筆之於文字間也況近日亦多有可疑
之迹若待之得宜則雖無譯者固無不可苟不
得宜則雖有譯者反有害於前日矣計今通事
之行尚未達彼須急馳驛勒還其人無使近倭
之人習知倭語幸甚臣又念火砲軍國秘寶也
高麗末崔茂宣始入元而學之 大明初高皇
帝以防倭而賜之及我 世宗朝銃筒謄錄散

在私家者盡收入內府其後軍器監外東文樓
藏二十一件春秋館藏一件慮亦周矣然臣近
日伏見五禮儀火砲造作之式尺寸分釐悉書
無隱印頒中外遍于一國萬一姦細以為奇貨
賊倭得之邊郡則其為東南之禍可勝言哉乞
命禮曹官私內外所有五禮儀幷令收取所謂
兵器圖說盡刪而復頒之又其銃筒謄錄只留
一件藏